



賴古堂文選卷之四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逍遙遊序

龔鼎孳

子房吾不得見矣。得見子房。故人如見子房也。子房
故人滿天下。遂與吾訂交春明門。一揖歡甚。脫冠弛
帶。呼酒酒我。真氣益溢。驚動僮僕。顧獨慷慨議天下
事。時與石交曹子古遺及吾等一二人。彈指出血。長

安公卿聞而怪之。或有暱就之者。方吾等鼓掌時。壁
間常隱隱有數人。則子房故人中之尤親暱者也。未
幾。子房出使河朔。護諸道軍。朱幾。繇巡方便者。進大
中丞。又未幾。以奮身討賊。不勝死。吾與古遺。哭之慟。
各上書言其狀。帝贈秩大司馬。予世官。又未幾。古遺
亦死。蓋是時。海內交遊豪傑。略盡矣。今來海陵。忽遇
山東丁子一。與之譚。仇爽磊落。心知為豪傑士。及叙
述平生所與遊。則故吾子房壁間一人。能傳其聲音。
笑貌於人。琴既亡之後者。吾訝之。行路難歟。君何為

而在此。已出。張子房詩。并索吾為子房所上書。共讀
之。草亭燈綠。風雨無端。林木颯然。鬼神出聽。吾行天
下。閱人深矣。即未見肝腸如此人者。已復盡讀其道
遙遊諸詩。天海沈寥。迴翔自適。以杜陵之聲律。寫園
吏之襟情。無響不堅。有愁必老。至其蒼古真樸。比肩
靖節。唐以下未易幾也。丁子自言曰。吾等稱詩小異。
人者。腹中多數卷史書耳。夫能讀史。斯能閱世。能閱
世。斯能翫世。當其意思悠忽。耿耿難名。寔有屈子之
哀。江淹之恨。步兵之失路。無聊與夫。彭衙石壕。無家

垂老之憂。傷憔悴而特託於詠。奇激宕之言。怨也可
群。正焉若反。其言彌放。其志彌悲。觀於仗劍水濱。聞
鷄。帥幕怒。颺晨起。驚濤夜飛。望故壘於淒迷。枕短戈
而歎息。世間之最不逍遙者。莫丁子若矣。曾幾何時。
化身遊戲。吾安知漆園一老。栩栩。蝶不即其胸中。
感憤磊砢之所爲乎。東萊有李琳。芝侍御者。吾畏友
也。其人負奇節。鬚髯如戟。直聲動天下。卓卓。子房後
勁矣。聞亦與丁子遊。趨請以吾言質之。

重刻羅文肅公集序

艾南英

有明文章之盛。莫盛於太祖朝。劉文成。宋文憲。王文
忠。陶姑孰。輩不獨帷幄議論。佐聖神。文武佑啟。後人
之謨烈。而文章一事。亦遂爲當代之冠。至於蘇平仲。
高季廸。解大紳。方希古。或專以詩文。或兼有節義。後
先二祖之世。雖由草昧開天。士崇實學。不惑于流俗。
苟且之見。亦由唐宋大家之流風遺韻。典型未遠。洪
永而後。文章浸衰矣。揚文貞。王文成。雖卓然自成一
家。而兩公以相業事功。不專名文章。風矩所激。後進

無由覩其標指。一時文章之權，無所主持。於是弘治之世，邪說始興。至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又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讀。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既狹，中無實學，相率取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句字，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剝。至於今而未已。天祐斯文，篤生豪傑。南城圭峯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時，矯俗自立，力追古大家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

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易曰：碩果不食，其公之謂歟。公沒且百年，爲北地之徒者，日歸於腐敗。而公之文愈著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遡韓柳氏者，必以公爲小宗。然後知後世之公論作者之精神，有以致之也。公所爲文，在翰林應酬之作爲多。較之宋文憲方希古蘇平仲輩，雖篇幅謹嚴，稍遜前人之寬博。至其冥思入微，命詞遣意，境界一新。其師摹得力自柳子愚谿諸記，而來即起方宋於九原，未敢多讓。加以力持風節，嘗

救言官。諍外戚之獄。為吏部侍郎。因羣盜竊發。疏請
早建儲貳。以繫屬人心。家居却寧庶人餽遺。蓋方正
學之風節。大庖西封事之遺槩。庶幾似之。予既序選
公集。列之有明大家。而復因其子孫粟士之請。序其
全。公集刻盱郡。刻南國子監。此本較二刻稍備。近武
進尚書淇澳孫公。復有選本。然吾不樂其與北地並
推也。

徐氏宗譜序

婁 堅

吾吳之人。以文學為世所推重。士大夫仕而登朝。有
名聲於時者。不為少矣。然至言世澤故家。聚族而居。
即甚疎遠。猶與同其休戚。則邑不能數姓。族不能過
百人。也。此唯吳為然。雖世所號為能文章者。欲一見
其譜牒而不可得也。問之則曰。世遠而湮已矣。或有
以鄰郡邑相識。認為同宗。則其人非貴。即富。終不及
於賤。貧。往往反為人所笑。友人徐汝益傷之。念其
世之遠。而族屬之繁也。不早為之譜。後將遂至於湮。

乃以再從父原和先生之命，倣蘇氏族譜而敘之。加
詳，集錄累世所傳錫命之辭，與夫碑志之文，悉附於
後。而又以平日誦讀所得，自中材而下，皆可使口誦
耳聞而入者，上自經史而下逮於當世，凡一言之合
咸錄而傳之，求以爲子若孫訓。且以自見其志，亦良
可尚已。蓋予嘗深思其故，以謂吳人之不能聚族者，
非其性然，習俗使之也。俗之失有二，曰鄙，曰奢。奢則
不務脩，乎分故益，冒於利鄙，則不務潔，乎名故輕去
其宗。凡貴盛之家，所賴其力而與之暱者，雖親兄弟

或不如僮奴也。及勢去家落，遭不肖子，蕩然不復顧
其家世，容有不再傳而去爲人奴者矣。嗟夫，不變其
俗，則何族之能聚哉！徐氏自中丞公父子，皆以嚮用
之年，致其官歸，爲當時所重。後世子孫，雖不甚貴顯，
然而詩書之澤遠矣。如予所交汝益兄弟，多敦行好
學，泊然自守，家傳儒雅之風，人羞綺紈之習。其能使
族之人，不胥而奢且鄙也，決矣。又邑唯徐氏能行宗
法，故有祠堂在遺第左偏。歲時嘗再合饗，必以宗子
主之。諸父雖耄老，迤迤陪其後，唯謹。每歲之朝，宗子

者必蚤作而待事及禮成諸父必先升宗子之堂行
賀歲禮然後還受宗子之賀蓋邑唯徐氏一姓能如
是而已今汝益又能爲之譜以遺於後吾知徐氏之
族不湮矣敬爲序其端以致欣慕之私焉且曰自徐
氏而及於邑之人自一邑而及於凡吳之人庶有興
乎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吾以此徵之矣

宋宰輔編年錄序

王惟儉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
申終寧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
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
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揆凡陋欲刪潤之以成
一代之典而家鮮藏書多假之南北交游會金陵焦
漪園太史寄是編至抄本也昌九如督學見而善之
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
槩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是矣茲不論不佞反覆是

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闕於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當締劫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勲在王府。夏乎盛矣。獨惟裕陵之於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爲。而勦周禮國服丘乘之緒說。更張法制。擯弃元老。意將駕周孔之上。而行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又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爲双謀首。

糾專門之學。逮侂胄以傳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莫除宗臣。設禁偽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師者。吁。已甚矣。侂胄既殛。彌遠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迄弃真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真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亡。遂亡天下者也。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即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臣之佐萬幾。不達于古今之大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冒焉秉

國之物。何遠歟。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害于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于相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曆之間。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陳自強。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搜契臯夔。曾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督學公遍檢史傳。相與商訂。校者僅十之五。他如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証不妄。編緝有倫。即所述如文路公問金奇錦。及朱勝非問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頗有詆訾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之。

去菴草二集序

蘇桓

陳百史其猶有古人之風者哉予讀沛姜君傳湯祭
 夫先生傳上其給諫書而知其心獎道德慕忠義有
 志天下之務也夫士生今日屈于制菴之學不得上
 書見天子以自見其英毅奇偉之才則益比比哉而
 百史則得上書見天子而乃罷歸田里復諄諄治所
 謂制菴之學論法選言務執先轍其意以為吾文必
 如王文恪諸公所為而後取科名而無所愧則前此
 所刻以示天下者百史豈有悔耶何去菴二集之刻

之汲汲也。子曰：士見于天下者，苟不得之行事，則惟
言與志耳。百史獎道德，慕忠義，希心天下之務，于今
三十年，可必有為，而猶或抑之，不忍一日無所見于
世，以為古者士達則立功，不達則立言，因自發其所
言，以寓其志云。然天下羣言淆亂至矣，吾里有艾千
子者，其所為制統，原本先正。古文詞一循韓歐之法，
以今天下而為文者，知皆出乎此，則亦庶幾可繇其
言，以得究于孔孟之道也。乃百史則亦樂乎千子之
學之正。每云學者治制統，當深思千子所論述者，俟

少，有得而縱橫變化，以自成其材焉。予念百史初見
予而言及此，其生平所為必有可觀，因發其篋，得古
文詩賦百餘篇，三日夜讀之，其大者似史遷，次亦不
失韓歐之意。古詩近體，顯盛唐人所為，故其制統無
溢憾，無靡言，循題而出，意滿即止，嚴乎先民之所著
也。有以哉。予友方密之諸君，皆亟發其旨，故予不多
及。然予視百史傳沛姜君之死于賊，及築夫先生老
且窮，而能出金，生塗遇一夫一婦，又能勗其給諫，當
先言天下兵餉，則百史可知也。故曰：陳百史，其猶有

東晉書卷之四
古人之風也。因斯集行而略序其集焉。

序陳士業鴻脩集

徐世溥

士業既全晉州而還。刻其恒山存稿。攝苕蒞舒。有鴻
脩集。通前石莊諸編。裒然滿家矣。豫章以古學倡天
下者。三十年于茲。然初時率用以攻龜時文。惟艾千
子力步廬陵。萬茂先。要歸麗。則士業出而沛然。以浩
氣達辭。玉長其間。于是天下始明目正聽。復觀所謂
大家之真古文者。蓋斯道之亡傳久矣。唐以詩。有明
以制藝。非功令所在。士固弗趨。退之崛起于元和。歐
陽子感慨時文之陋。力洗頽習。而慶曆元豐之文。幾

與西漢竝美。固其志力殊絕。抑其人實關乎文章之
氣運焉。當士業居石莊時。寂寞中林。如山澤之癯。及
應乎徵命。受州社。不旬月。克全孤城。一何壯也。莒魯
雖佳山水哉。而盛名之下。遷謫所至。賓客如歸。上官
且舉屬邑。俾來聽令。則嘯歌游衍。吏事又奪之。濟瀟
望皖。又羣盜所出沒也。夫以崎嶇戎馬。鞅掌簿書之
間。如此與曩時田居窮愁。蕭瑟皆曾不能累其文心。
豈非所受于天者厚。為國家文章氣運所關者與。余
與士業遊二十餘年矣。藏書數十萬卷。一夕所閱。十

吏兼書不能給。于典故律令。星曆輿圖。兵農譜牒之
學。無不貫穿。故其出之。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日夜注
漑。而無不繼之憂。今之為古文者。少所讀。多所作。譬
猶以中人家。欲椎牛日饗。大將兵士。吾知其難也。
孟子曰。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欲窺士業之文者。
請循其本而可矣。

踏花篇序

庚申寓武陵作

艾南英

踏花篇者，黃崗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丘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廛，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泚慕於貪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窅深，可以避世，則今之

窮山僻壤其人鳥官爨食不通商賈不知鹽醢者何
限誠得是地而種桃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
存之桃源猶諸山也亦何必以未至為戚哉乃孟侯
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
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
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托而逃焉也夫是山以靖
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
矣予獨恠世之為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花
草虫魚為高逸雖名山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為
為斯遊者其慎之哉

蔚社序

徐世溥

萬曆季年學者方厭苦拘牽法脈陋習吾黨兄弟乃
力為古學以振之天下翕然嚮風焉論者以為有先
正諸社餘烈其後浸淫相與為名高不務實學而勤
說妄作自命竒古結社者往往少作多刻蓋稍變矣
識者懼其日卑乃更發明所學黜擬拾破險詖又或
不察至以文章議論相詆訾于是溥語人曰凡今社
序不可為也往吾先公諸執友之為社也月有課歲
有帙疑義室辭于是乎質之聞過于是乎規之不聞

其競于刻以爲名也。今剗剗之事亦太繁且濫矣。昔齊致列國談士于稷下。卒北坑儒之禍。唐憲穆間天下寺至四千六百餘區。蘭若數萬。及會昌末遂盡廢之。物盛必衰。數之復也。夫君子會以講業。正其文辭。和樂以將之。猶懼弗既。而况襲謬以徼名。僞氣以攻正乎。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幸不足以陷君子。然好名之士亦足以戒矣。而是時江右方修蔚社。今茲又將刻之。以示天下。嗚呼。今天下文章聲氣可不謂盛哉。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

文得罪。功令數十里而不敢通尺書者。竊爲梓人憂之。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革之謂也。諸君之文可謂蔚矣。抑詩有之。蒼兮蔚兮。南山朝濟。言小人氣燄之盛也。諸君他日宰相與明正道。息邪說。使小人輩面咸爲忠直。以事天子。則蔚文之終事也。溥也。實樂觀之。曩者不爲社序之說。又何庸焉。

陳伯璣詩序

陳弘緒

魯子固文章妙天下。而詩不逮古人。夫以子固慄鷲
 奔放。雄渾瓌瑋之才。宜於詩道為近。而乃為識者所
 短。何哉。古之作者。必有所感。以發抒其哀樂之情。未
 有不病而呻吟。不愁苦而纍歎。嗚咽者。杜少陵無此
 征。兵車行。垂老別。諸篇。雖少陵詎能度越諸子。然少
 陵非躬遭范陽鄴城西川湖南之變。亦卒未能有此
 諸篇之作也。子固生當嘉祜慶曆間。海內相與休息
 無為。兵革不試。煙火萬里。彼其所以感之者。其視少

陵固已懸絕而運庭矣。乃欲強為呻吟累歎。夫又安能然則其不逮於古人實子固之時為之而非子固之咎也。比年以來諸路之盜墮名城殺長吏甚者逆加於諸侯王。又繼以饑饉薦臻疾癘單被天下洶洶如是而盱江陳伯璣崛起於其間。伯璣才如海氣如濤而耳接目觀又足以佐其慄驚雄偉於是經菟古文之暇一切發抒於五七言諸體。灑然若江潮之沸騰。翰然若金奏之震疊。讀者驚以為少陵遺響焉。嗟乎事變無窮而伯璣之齒髮方盛。以方盛之年而御

無窮之變。當有侈於古人之所得者。子獨嘆夫盱江如故子固不能見長於昔而伯璣乃能肆奇於今。子蓋以悲伯璣之遇矣。

因樹屋書影序

高阜

阜嘗上下千百年間見古人卷帙繁浩頗不以此自
 困。誦每謂雄奇奧秘可以抒理解而安性情者古文
 中。不過數十家其餘佐人聞見得從泛覽派觀盡其
 勝者多不過百數十家廣及數百家而止而至於襍
 家瑣碎往往不耐蒐討雖強為涉目亦終不及領其
 肯處。繙未數葉輒厭置之不少惜。至誌林說部之篇
 見有雷同傳會牽拘文義相為聚訟不止者則為頭
 岑岑痛頷古人請用從火之言為極快而於櫟園周

員... 卷之四

先生書影一集，則不能不撫几嘆絕也。櫟園先生目
空千古，持論之嚴，於昔人著述，不輕許，不啻與予同。
而兼採博涉，雖繁蕪之言，不憚從千百中，茹其一二。
如揚糶糠而得嘉粟，披砂礫而獲良金，間有紕繆，經
其抉摘，則亦莫不有精旨，可思適於道。妙歲在庚子，
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
見者以為可資談助，廣異苑而阜獨以，此非博物之
紀，而明道之書也。夫至理之在天地，不名一類，而未
始遺一跡，故經雅宏訓，恒昭昭婦姑，箕帚間而桐華

缸見之微，即深明化事之終始，誠於是書而求之，可
以啟人疑情，可以資人冥悟，直使作者當日字字，魁
於無有，而一以懸解為大通，使古人之著述，盡若斯
也。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探之，不暇而又何至有廢卷
之嘆乎。歷稽古之以述作名家者，王充論衡之編，蔡
邕獨斷之著，皆輯自燕閒，從容鉛槧，而下蚕室而成
書，如漢代子長，率多為其憤激不平之槩，惟櫟園先
生以安閒出之，雜以詼諧，半皆風趣，若不知身在銀
鐺響答間者，其神全者，其天定鬼神不得而禍之也。

又先生所著賴古堂詩其成自請室者皆感動人天
一時驚嘆未有跡先生生平功名多顯於戎馬倥偬
時而文章則盛之乎術揚禍變之際蓋其人之自負
磊落者天恒不欲以逸豫辨其材而磨勵於艱難百
折中者必有非常之觀以卓燦古今而不散也阜觀
先生居官勤敏綜束吏民無遺慮簿書之餘偶有暇
刻卽手一編不輟甚至祭拜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幘
中往來市肆雜沓猶以衰然十數卷自隨歸語同人
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之疑引據証明
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
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累黍而阜讀書味畧隨卽
健忘偶有所得止能粗識大意至有詢其姓名而茫
然不復記憶者人之度量相越千百倍蓰而無筭固
有如是之不爽也其獲成是書爲一代奇觀豈偶然
也哉而先生顧願以書影雖先生自道之詞爾爾乃
其欲讀者因表測日緣鑑窺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
堵中也雖然先生所著古文詞起衰救敝尤爲當今
第一以不肯輕出示世世尚未得覩其全然觀是書

網羅之博。採擇之精。文筆之高。古亦可以想其繁。於書影之告成事也。因書之以爲序。

賦篇序

徐世溥

貴池劉子在公有賦成快。總題之曰賦篇。刻成而徐子爲之序。曰今賦之興也。其于春秋之既作乎。昔者荀卿著書。始建賦篇。詩有六義。賦居一焉。直陳事辭。所以見志也。詩亡而春秋作。是時揖讓尚行。子列國三桓七穆之徒。饗覲拜嘉。往往各有稱引。蓋不歌而誦。亦謂之賦。寓規刺。達隱情。猶依古者稱詩諭志之義。雖無所作。而能述。故詩雖亡。而尚存。五霸之迹。既熄。兵爭從衡。之說。蜂出。絕無復諷諭。比興之詩。亦失。

傳。于是才人逸士各發揮其所欲言。蕪綜草木鳥獸
事類分合爲辭。而比興之材盡收入于賦。孫卿所爲
作也。原之離騷名雖爲經。其實賦耳。自是以還音體
代異。嘗徧讀而歎曰。昔卜子夏舉六義以賦次風而
序弗爲釋者。風雅頌謂之經。然則弗釋者賦比興行
于其中。詩之緯也。風多比興雅頌多賦。則是賦者雅
頌之族也。繇是言之。作賦者宜令可被金石薦清廟
享明堂。其次亦不失爲風。迺足稱賦云爾。班氏賦兩
都。終之以靈臺辟雍五詩。無亦有見于是與賦自爲

賦。乃與詩雜。漢志所載千有四篇。歌詩纔三百餘篇。
詩少而賦多。雖軼不傳。取數之優爲最。唐科試律賦
未若詩之盛也。嗚呼。三百篇之賦在詩中。後人之賦
在詩外。近世爲之者。又寢以希賦之與詩合也。其何
日之有。夫劉子殆有復古之思乎。是孫卿之所命也。
今賦之所自出也。其稱名也古。其取法也上。淵淵
嗶。厥志遠矣。繇茲復古。遂追比興以協風。優游自喻。
則有古登高嘯詠之致焉。出而仕宦。則揚。用家休
烈。以繫隆三代。俾雅頌與風復興今日。必于是焉基

之矣。

序德山五義

文率矣

德山五義者、吾友李宗文自京山抵武陵之德山寺、
 取孟子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語、各為
 一義、既以誌其道塗之苦、且有託而云然也、雖然、以
 予觀於宗文家世、貴顯又年少、有聲非若窮愁羈苦、
 有大不得志者存乎其中、抑何故而於窮苦之言、詳
 且至、如此意者、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
 娛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有如古人之所云者、
 於是乎詭而出之歟、夫脩辭立其誠、不誠未有能辭

者也。今宗文之辭。其於窮餓空乏之狀。鉤章棘句。層見側出。可謂誠矣。既以其辭求其人。而不得。及詳而觀孟子之書。則見孟子之所謂天者。其於天所以待聖賢之道。猶有所闕而未備。闕而未備。故不能無啟天下後世之疑。且夫天之厄聖賢也。蓋有不必窮餓空乏者矣。周公以文王之弟。成王之叔。而公又負扆以朝諸侯。讀其所為輔成禮樂。明堂郊廟。受釐陳戒。燕享勞來之詩。雍容都雅。抑何盛也。及其遭管蔡之難。棲遲東山。風雨飄搖。猶不能禁其音之

嗥嗥。然後知天之所以厄聖賢者。果不盡出於窮餓空乏。而為聖賢者。雖富貴福澤未常有。耕漁版築。檻車之事。而其中固有不得志者存也。其後復觀夫子之門人。其平居講習問答。未聞有感憤不平。如羿。皋。禹。稷之言者。疑必出於原憲。回由之口。而乃出於南宮敬叔。敬叔固三桓之子弟也。而卒不為勢強有力者。諱由是觀之。天之所以厄人。與凡為感憤不平者。果不待於窮餓空乏也歟。嗟乎。天之厄傳說諸人也。窮餓空乏。拂亂之而已。此譁笑而道之之說也。故

傳說以下諸人無怨詞。天之厄周公也。禍在宗社。難自懿親。此涕泣而道之之說也。然則宗文之業在。鷓鴣之卒章矣。故其言愈苦而愈工。宗文為本寧先生從子。海內名雋。皆知其文。故予不具論。而論其為五義者。既以補孟氏之闕。而又賀宗文之將受大任於天也。

張母詩序

庚辰進士張利民母

許豸

予讀張母詩而嘆。能為能因也。母者能因為之。而後可以此詩傳也。然詩可以傳。母自為傳。亦不必能因為之。傳母二十四。稱未亡人。三十三而歿。十年視息。無非茹荼飲蘖。其作詩大旨。以古貞婦賢母自期。而以古孝子期其子。嗟夫。母之所以為母。歟。蘇子瞻十歲侍母。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子瞻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然滂母曰。吾子與李杜齊名。則亦為名使耳。

猶令子瞻母子嘆慕若是。紫紫婦貌諸六尺。豈自
知今日爲能因母得報。以名而爲此也者。母不知有
名。此母之所以爲母。而詩愈可傳已。乃能因之欲傳
其母志。則可悲也。憲之所至。中夜徬徨。惟恐隕越。母
訓以湮沒。其母晦焉。明焉。兩焉。風焉。無刻不欲表章。
其母無刻不欲表章。其母之詩。夫母已沒矣。而晦焉。
明焉。兩焉。風焉。無刻不欲表章。能使母之精神微妙。
復存於能。因悲號擗標之下。此余所謂能爲能因也。
母者能因爲之。子而後可。以此詩傳也。

何省齋蝶夢庵詩序

朱微

余讀何子悼亡詩。而乃深嘆其夫人之賢也。夫人以
金閨秀質。配玉堂名俊。又兩家素貴。盛疑未盡。習家
人米鹽事。然儉而好惠。貴而能淑。何子既蚤達。讀中
秘書。夫人亦年少受褒封。象珈翟茀。光顯婦順。世
之所謂備福。未有夫人若者。何子奚以悼爲。余聞琴
瑟之諧。勢有合離。前史載馮敬通。與其婦弟任武達。
書壹何憤懣。不可一朝居哉。及觀高柔。馳動之情。既
薄。又愛翫賢配。遂有終焉之志。一唱隨也。而同異若

此豈非以德配之難哉。孫子荆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彼徒以呢呢兒女之懷，繼繼房闈之側，猶能感人如是。况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哉。則何子諸詩，大畧具是矣。其思深，其志婉，其音凄以切，其節暢以和，至讀其所謂十載羹湯，婦終身敬戒，人又云每賴賢媛語，聊平曠士懷。又云向余勤藥石為爾，設金壘尤令人起敬。起慕想見荆布蕭恭時，凜若良朋益友焉。嗚呼！此何子所以言之親切，引端無窮者也。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夫、人、亡、矣、矣。有、才、始、亡、者、存、何、子、奚、為、乎、不、悼。而、又、奚、以、悼、為。

孫介夫文鈔序

雷士俊

孫子介夫文鈔若干卷。嗚呼！介夫之文，不離古，不泥古。史、漢、八、大、家、之、文，而亦介夫之文也。文逮司馬遷、班固，規矩方員之至。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諸人起，窮討而為疏狀論議序記碑誌陳事闡理，明是非，辯得失，條分縷析，其神氣其風度，無不本於史漢者。而布置益嚴密，文之有法，方員之有規矩也。世之好異之士，乃倡說曰：堯典羲畫，彼則安放。古自我作，空踈寡學之徒，率其言之便利也。羣而和之，日未覩古人之

新古堂文集 卷之四
誤著私智妄造。誑馨馨。誇蒙稚。頌白閉戶習舉業者。卽以制舉之藝去承破。改比股而充代。咸膠膠示人。此䟽狀也。此論議也。此序記碑誌也。斷木爲棋。梲革爲鞠。莫不有法。六經之餘。文僅狂茲。而荒繆無所準。但自我圖之。高於寓託。以飾其空疎。何其無忌憚而不恤人之笑也。世之博學者。矯枉過正。曰辭貴爾雅。每構一文。罔羅舊聞。掇拾成語。鯁鯁其字。依於其篇。其句採於其篇。所謂䟽狀。所謂論議。所謂序記碑誌。浮華盈牘。無一由己出。公相剽襲。卒歸於臭腐。兩

者鈞病也。寡學者其文病。博學者其文病。已矣乎。文終難復古乎。介夫之於史漢。八大家。猶八大家之於史漢。發揮事理詳暢。而神氣風度。質之古人。豪釐悉合。又不能名其孰史漢。孰八大家。余故心服介夫也。抑左國精鍊。沉與可與史漢相輔而行。八大家之所不廢也。弊則鑿削之甚。而傷其渾雄。左國且然。況其他。佶屈聱牙者。邪。文之詭怪。譬食之昌歠。羊棗性之僻者。嗜之。世或慕新奇。厭平常。尊之於史漢。八大家之上。思以易天下。舍梁肉而啗昌歠。羊棗。又欲人之

舍梁肉而啗昌歜羊棗噫其延狂惑矣介夫之文間
揣摩左國旁雜莊騷而不啻左國一正之以史漢八
大家故足多也古人之於古人之文師其意而已遷
周紀述武王入商紂宮之荷罕旗把鉞執劔者顧命
之指次者也而其讀祝之中廁以武王再拜稽首固
效之於霍光傳爲尚書令之讀奏文未有無所本又
不剽襲而祇師其意率可見耳愈宗元脩諸人文之
如斯者其善者也文之不如斯者其不盡善者也余
因介夫之文而及之以告世之爲文者

熊伯甘練絲集序

陳弘緒

歸退之序裴揚倡和集因感慨於懽愉之詞難工而
愁苦之言易好予竊以爲不然退之此語論屈宋以
後之文章則得矣而非所以語於三代作者之盛今
夫湘纍之怨九辯之悲其比物連類象歎嗚咽誠亦
千秋之絕響矣及超屈宋而進之彼益稷之贊禹臯
陶之陳謨九官十二牧之拜稽相讓其詞和吉如聞
咸英韶濩其氣象雍容如覩肆夏采齊之步武以較
屈宋何其盛衰之不侔而升降之殊軌哉且小旻大

東與夫板蕩諸什。非不淋漓婉折也。然周公之七月。召公之卷阿。上以揚勵乎君臣之隆。下以抒寫乎農圃飲食祭祀燕饗之事。雜之變風變雅。一若雖雖嗜嗜之音。洋溢高岡之上。一若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操商調而懷水僊。然則三代作者之盛大。抵以懽愉勝而不以愁苦見。長安在彼。易好而此難工哉。嗟乎。屈宋以後之文。必其愁苦而後至。無恠也。何者。古人之懽愉。原本學問。而後人之懽愉。絲於境會。原本學問者。忠孝之思。仁義道德之旨。無所往而不見於

語言篇章之內。雖其突不黔而席不暖。而溫柔敦厚。自足於中。猶然歌聲若出金石。而不變也。而况於得志之日乎。絲於境會者。功業之輝赫。富貴之薰灼。而已。性情既汨。而又何有文章。固不如窮巷陋室之士。其茶如薺。履羊腸。若平地者。為能鑿刻萬物。抉摘幽奇之動人。而可喜。是故屈宋以後之文。非其不能工於懽愉之詞也。不能深於學問之道而已。盟友熊伯耳。以世家名賢。早登賢書。其於人世。既已無不如意矣。然伯耳不以境遇之得失為忻戚。其氣冲然。其意

念歆然自下。遇人無大小貴賤。輒偃僂接之。忘其富貴功名。而孜孜以學問爲事。予每當事有不平。一往不禁之時。輒念伯其之溫文。不覺五內屈服。伯其之所得深矣哉。伯其詩文傳於海內。等之和璧隋珠。不待予言。而予尤心折其古文。廼伯其於古文每謙讓不遑。強之再四始出。以行世。予每謂懽愉之詞。其難好也。非一日矣。讀伯其著作。湛於道德仁義。沉酣於忠孝。居然唐虞之颺言賡歌。而文武成康盛世之體裁也。古稱退之起八代之衰。惟伯其足當此語。豈徒

一時之僑盼已哉。往聞伯其尊公大司馬論詩。以宮聲爲主。惟文亦然。夫嶰谷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而度量權衡出焉。十一律之損益生焉。是蕭韶之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也。伯其之文。夫固非屈宋之偏於羽商者之可比擬矣。

田上則詩序

陳弘緒

弘治正德間李獻吉崛起關中而有明之詩始盛獻
 吉之論詩者詳矣或以質朴宛洽或以柔澹沉着或
 以含蓄典厚而要其獨得之詣則蔽於自序中詩求
 其真之一語嗟乎詩至於真而詩豈復有餘蘊也哉
 凡人之動息勞佚窘窮愉泰羨慕哀感其變不可勝
 窮也寫之而惟恐其不肖繪之而惟恐其不合而又
 何暇襲浮響而飾虛調也乎哉彼其襲之飾之也屑
 屑焉求所以為質朴宛洽與其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

不得真。有何在。則亦土偶而被之。以青黃。擬株而綴之。以綺采也。果可謂之詩與。是故詩至於真。此古人所不能盡。而今人所不能亡。雖與天地以終始可也。然獻古之言。詩是已。至於以詩之真者。獨歸之風。則其說猶不能無弊。詩之有風。有雅。有頌也。其音響節。族誠不能不異矣。然而其真者。則固未嘗異也。上而陳之於郊廟朝廷。猶其下而抒之於匹夫匹婦也。今試取雅頌諸詩讀之。其美形容。告神明者。固非後世矯誣之所可及。而其歌詠功德。申國福祿。出於聖人。

之徒之所作者。亦豈有後世誕妄之說於其間。即小雅自六月以下。大雅自民勞以降。其詩已非復盛世之什矣。然惟其不忍詭託於盛世也。故其真者自足以存。則聖人亦不妨採而錄之。於二雅之後。不然。以幽厲而侈鹿鳴采薇之詞。以平桓而假天保卷阿之句。則又何所肖而何所合也。雖其襲之甚工。飾之甚似。吾知其不足以當仲尼之採錄也。明矣。言詩而至。於真安在乎。獨歸之於風也乎。予友田上則產於關中。實獻曰。先生之鄉。其於詩蓋生而能之。猶之齊魯。

於文學具天性也。迺上則之詩。在關中。尤為獨絕。於其質朴宛洽。柔澹沉着。蓋已種種無不具備矣。而其至則尤以真為主。上則有曾參之孝。屈平之忠。慎然諾。重意氣。凡其協之聲律。被之咏嘆者。皆其中之不容自掩者也。今年春。上則隨其尊公臨江署中。於吾江右。得詩若干首。併途次之作。在焉。題曰湖南草而屬予為之序。昔獻吉以詩名關中。迺其篇什所紀散於江右者。獨盛。見於近體。十可四五。他如樂府之豫章篇。雨雪曲。歌行之土兵行。豆莖行。諸詩。文人學

子所最為膾炙者。則皆吾江右之所得也。豈亦遊觀之所助與。上則繼獻吉而有茲稿。匪獨關中之勝事。抑又吾江右之一奇也。

嶽遊草序

王岱

吾楚山之高者以百數如永陽之九嶷襄陽之太和
長沙之大瀉首禪其最著者不僅衡也楚山之廣者
以百數如鄖陽之天心周百里華容之東山百里鄢
邑之萬陽三百里嶽陽之天嶽五百里亦不僅衡也
楚山之多峯者以百數如臨湘之大雲峯七十餘衡
陽之候計峯七十茶陵之雲陽七十有一武崗之靈
山亦七十有一不僅衡也然必以衡山稱嶽者蓋天
子封禪之地其氣雍雍穆穆不以高廣衆峯與名山

爭不以靈奇秀異與一丘一壑爭而所謂高廣衆峯
千奇百秀自無不有及實覓其怪異了不可得此嶽
之所以大也自有嶽以來履杖之所躋攀筆墨之所
題詠無不窮極心力思盡嶽之勝而終未足以盡以
嶽之大不能盡亦不必盡然而尋聲逐響者則人各
具一遊遊各具一記一詩其機杼如出一人一手者
余曾閱天下名山記百不得一焉凡序事鋪張則山
川失實記遊刻畫則摹擬多痕登眺諷詠之趣勝雍
穆肅清之氣減以是副嶽去嶽愈遠甲辰冬嶽和尚
出嶽遊艸垂示余讀之雖亦自書所見而全嶽之勝
具備前此作者記若詩之美具備所謂不得以奇秀
名而不奇百秀無不足及覓其所謂千奇百秀終莫
能得亦如嶽之大焉然則求嶽者不當於八百里七
十二峯中求之求嶽和尚之記若詩亦不當於言之
繁簡句之巧拙中求之惟當領其雍穆肅清之氣而
已

四子合刻序

艾南英

吾友劉士雲、鄧左之、余小星、李平叔，取其先後制藝，合付梓人，而以序言見屬予。於士雲向已言之詳矣。然四君子所為扶義立言之旨，不甚相遠。則言士雲者，非獨為士雲言也。夫聖賢之道，高深廣大，將發其蘊，以為文。雖極聰明才力之士，未有能盡之者。蓋必循天下古今之藏，以求其故，而又能極天下古今之變，以窮其新，然後可以為師。若是則聖人猶以為歉，而憂憂乎難言之也。又況天下之大，其推能言聖賢

之道者尊吾豫章豫章之大又尊吾南州而欲以一
手一足掩鄉國之長而蓋之則其視聖賢之道亦卑
淺而易竟矣蓋自吾有知以來吾鄉之先達有不及
逮見其人而心師之者若而人有逮見其人不及身
事之而心儀其文者若而人竊自憶以為文章之極
將自是而止也然是數先生者意念深矣有以自下
未嘗昭昭然使後進必吾師而後已也則又心竊恠
之其後予年愈壯交愈廣茂先雲將仲延首合豫章
之社於是吾所誦為畏友先我而登仕籍者若而人

吾所訂諸窮交困頓百折終不貶其所學者若而人
則又竊自憶以為文章之極將自是而止也最後得
士雲士業小星左之平叔讀其文不規規於鄉先達
而未嘗不合不取異於吾二三兄弟而未嘗不異各
見其技以極幽深詭異之觀向所擬文章之極如是
而止者既已悔其言之謬而又以為天之生材若是
乎其未已也然後知吾向所謂數先生者其人非不
以文章道德擅一時之宗而卒未嘗掩後進之長而
蓋之使其必由吾徑而後已者彼蓋知聖賢之道高

深廣大固如斯也。而昧者不察，乃欲以淺裏腐見繩
鄉國之士。逢之則喜，逆之則怒。嗚呼！是何視聖賢之
道若是其卑且淺也。今讀四君子之文，其視矜已自
足之儒，所得淺深，孰是孰非？世必有能辨之者。吾是
以愧夫師道之難也。彼於天下古今之故，吾既有以
窺之矣。而於所謂知新之學，不尤謬乎？夫物固以承
乏為貴，而亦有攘衆讓以為尊。取筮浮圖為講師，而
被以其衣，導以其旗，取病顛之駒而膏其鬣，剗其眚，
此以承乏為貴也。攘衆讓以為尊，其類亦若是而已。
矣。故書所見以序四君子之文，而又以愧夫今之好
為人師者，使其讀四子之文，愧而返焉，其可也。

李平叔文序

陳弘緒

文以法為主。而無取于徒異。以相高。徒異以相高。世
 之求為異者。未有盡也。凡人之才。可以無所不之。約
 之以法。則有所止焉。而不敢過。法不足而挾其無不
 之。之才。將以窮無盡也。變其勢。至于詭譎百出。迷謬
 而不可知。嗟乎。至于詭譎百出。迷謬而不可知。則才
 士無乃亦將病之。而法愈以重于天下。夫斷木為棋。
 椀葦為鞠。莫不有法。而况于文乎。古之為文者。六經
 無論。馬班歐蘇諸大家之作。俱各有法。以傳而非苟

為異以自見。苟為異以自見者。漢揚雄。唐劉蛻。樊宗
師。數人而已。子雲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既不足
道。而文冢銘。絳守園記。諸文。讀者比之。擔梨。猶柚。小
虫。水草。官庖。麩。飫之餘。一啖而止。未有以為常飽者
也。是三人者。其所為文。亦自有法。未遂至于迷。謬。不
可知。而止以好異之過。見黜于大家。然則文之果無
取于徒異也。明矣。吾江右制。茲世共指為異。而奉之
然。吾觀江右之文。類本也。經以深。其源參之。史以究
其變。博之。歐蘇諸大家。以蕩其氣。開閤疾徐。淺深濃

淡。無不一依於法。吾江右之所為高。天下者。蓋在此
而不在彼也。而負才之士。不造其堂。不齊其裁。而槩
以異目之。不已過乎。李平叔。江右之奇士也。平叔所
儒籍外典。諸子百家。山經水志。無所不讀。兵刑禮樂。
農圃醫卜。無所不究。然未嘗有好異欺人之心。兩載
以來。閱其文。且以百計。取而質之。易詩書春秋三禮
之旨。與夫馬班歐蘇諸大家。宛轉頓挫之妙。未嘗有
黍米之差。毫釐之倍。平叔之文。其深于法。蓋如此。夫
以平叔之才。能為異以自見。此天下之所共信。以平

東中堂文選 卷之四 四
叔之才而能不苟為異歟而就之于法則負才之士
所迴顧却步而不敢方駕者也世之先生長者痛文
章之弊欲起而救之屢矣然以揚雄劉歆樊宗師之
類學吾江右者曾未少衰試取平叔正之其庶有瘳
乎

賴古堂文選卷之四終



